

布依语“彩虹”的地理语言学阐释*

蒋金晶

[提要] 在布依语三个土语区中,“彩虹”一词词形存在 5 种主要类型,通过修饰、附加等构词方式以及语音变异,共衍生出 62 种具体的形式。本文运用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绘制包含 96 个方言点的语言地图,展示“彩虹”一词在布依语中的词形分布。同时,通过语言地图静态的横向地理比较,对其构词方式、语义等进行阐释。通过布依语与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推测布依语“彩虹”可能有 3 种来源:一是源自原始侗台语,二是借自汉语“龙”,三是源自布依语内部词汇创新。在语音形式上,声母演变的复杂程度远高于韵母,韵母内部则保持相对一致。

[关键词] 布依语 “彩虹” 地理语言学 历史来源

一 引言

国内侗台语族语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主要涉及壮语(鄢卓、曾晓渝 2019;鄢卓 2021;鄢卓、曾志超 2023),布依语(周国炎、王跃杭 2020;周国炎、阿茹恒 2024),傣语(何冬梅 2024)和临高语(王文敏 2020)等,成果较少。本文以布依语“彩虹”一词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在布依语三个土语^①中语音、词形的差异以及地理分布特征,通过与亲属语言的比较,探究布依语内部、布依语与同语支乃至同语族语言之间在“彩虹”一词上的差异,并对其来源进行探析。本文研究材料均基于笔者的田野调查,涉及布依语三个土语区 96 个方言点,其中黔南土语 49 个点,黔中土语 23 个点,黔西土语 24 个点。

二 布依语“彩虹”的地理分布及其词形和词义阐释

“彩虹”,简称“虹”,本义指雨后天空中出现的彩色圆弧,是气象中的一种光学现象。“虹”字初见于甲骨文,刻为首尾都有头的穹身动物形。甲骨卜辞有记载,“有出虹自北,饮于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79:1533)。《说文》:“虹,蜺蜺也,状似虫,从虫工声。”(许慎 1963:446)“虹”在我国各地汉语方言中有不同的说法,多有“桥”“蛇/龙”等义。

在布依语各土语区内,“彩虹”的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经合并统计,96 个方言点共有

*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布依语地理语言学(18BYY205)”和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侗台语人称代词研究(BZKY2024155)”的资助。周国炎教授为本文提供了相关语料,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细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惠赐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布依语内部没有方言差别。根据语音的不同及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差异,布依语分为黔南、黔中和黔西 3 个土语,习惯上又分别称作第一土语、第二土语和第三土语。

62 种语音形式。其中多数以双音节为主，个别为单音节或三音节及以上；从词的结构形式看，主要分为修饰式和附加式两种。我们将布依语“彩虹”一词的语音形式大致分为 $tuŋ^2$ 类、 $\eta u^{2/6}$ 类、 $\epsilon uŋ^2$ 类、 $zoŋ^6$ 类和其他形式类 5 种。列表如下：

表 1 布依语“彩虹”的语音形式及其分布情况

类型		I	II	III	IV	V
语音形式		$tuŋ^2$ 类	$\eta u^{2/6}$ 类	$\epsilon uŋ^2$ 类	$zoŋ^6$ 类	其他形式
分布情况	黔南土语	25	7	9	8	—
	黔中土语	22	—	—	—	1
	黔西土语	—	20	—	—	4
总数		47	27	9	8	5

“彩虹”在布依语三个土语中的地理分布情况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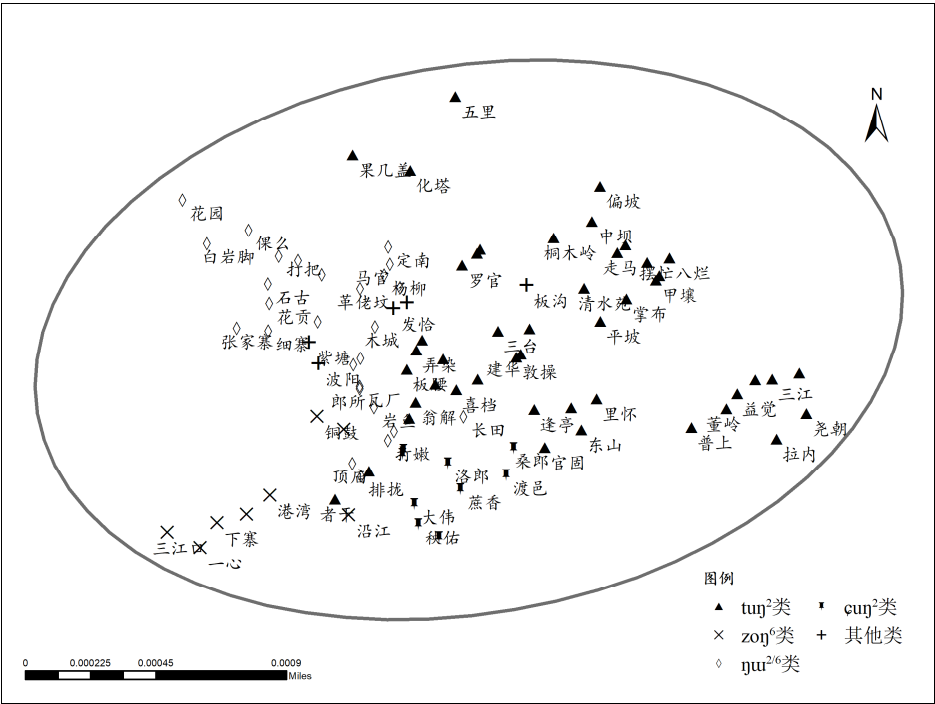


图 1 布依语“彩虹”的语音类型地理分布

“彩虹”一词 5 类不同语音形式具体分析如下。

(一) I 类： $tuŋ^2$ 及其变体

$tuŋ^2$ 的变体包括 $toŋ^2$ 和 $?duŋ^2$ 两种形式。该类型分布在 47 个方言点，占 96 个方言点的 48.96%。其中，黔南土语 25 个方言点，黔中土语 22 个方言点，黔西土语未发现该类型。语音方面，该类型的声母绝大多数为舌尖中塞音，黔南州东部部分方言点为内爆音 $?d$ ，系清塞音 t 的变体。黔南土语三都、荔波一带的一些方言点存在 $?d$ 和 t 自由变读的现象。韵母方面，

主要元音多为后高元音/u/, 部分方言点为后半高元音/o/, 如黔南土语独山麻尾普上^①、董玲麻巩以及荔波朝阳八烂等方言点读作 ton²。韵尾形式比较一致, 均为鼻音韵尾/ŋ/。声调均为第2调。

从词形上看, 个别方言点为单音节词, 如黔南土语独山麻尾普上的 ton²和荔波茂兰长寨的 ?duŋ²。多数方言点则由 tuŋ²及其变体前加表动物类的语素 tu²组成, 如黔南土语罗甸红水河官固的 tu²tuŋ², 荔波甲良益觉的 tu²?duŋ²、朝阳八烂的 tu²ton²等。由此可见, 在布依族的认知中, “虹”是归入动物类的。有的方言点以 tuŋ²为中心语素, 后加修饰语素, 如黔南土语安龙坡脚者干的 tuŋ²?wa¹, 黔中土语龙里龙山中坝的 tuŋ²kun¹zam⁴。

语义方面, tuŋ²及其变体除了表示“虹”以外没有其他义项。合成词中, 黔南、黔中土语多数方言点的 tu²表示动物义, 以前加成分的形式出现。在以下其他类型中也有中心语素带 ?wa¹或 kun¹zam⁴的情况。修饰成分 ?wa¹, 义为“花”, 凸显“虹”五彩斑斓、绚丽多彩的特点。这表明布依族先民在命名时, 特别关注命名对象的色彩。修饰成分 kun¹zam⁴, 义为“喝水”, 动宾结构^②, 侧面突显了“虹”与水之间的潜在联系。

(二) II类: ɲu^{2/6}及其变体

ɲu^{2/6}的变体包括 ɲuə 和 ɲei 两种形式。该类型分布在 27 个方言点, 占 96 个方言点的 28.12%。其中, 黔西土语 20 个方言点, 黔南土语 7 个方言点, 黔中土语未发现该类型。黔南土语 7 个点集中分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贞丰和安龙两县, 地域相连, 语言特征与黔西土语接近。语音形式上, 该类型声母较为一致, 均为舌根鼻音/ŋ/。但在具体的语言交际中, 个别方言点的声母/ŋ/甚至整个音节都会出现弱读的现象。如黔西土语晴隆花贡新寨弱读为 n²¹, 盘州羊场张家寨弱读为 ŋ⁰。韵母方面, 主要元音为后高不圆唇元音, 即/u/, 部分方言点存在/uə/或/ei/两个变体。周国炎、刘朝华(2018:22)曾提到, “布依语中, 韵母/uə/中的央元音/ə/不是韵尾, 是流音, 发音通常比较含混, 但其前面的元音时长要比出现在其他韵尾之前时要长。”该现象仅在黔南土语安龙平乐顶庙、兴隆排陇和贞丰鲁贡打嫩 3 个点出现。/ei/变体仅分布在黔西土语六枝关寨麻翁 1 个方言点, 读为 ɲei²。与其他类型的不同之处在于, ɲu^{2/6}及其变体有两个调类, 即第2调(ɲu²)和第6调(ɲu⁶)。如黔西土语贞丰平街下岩的 ɲu², 黔南土语安龙平乐顶庙等地的 ɲuə², 黔西土语关岭新铺大盘江等地的 ɲu⁶, 黔南土语贞丰鲁贡打嫩的 ɲuə⁶。

从构词形式上看, 该类型主要是以 ɲu^{2/6}及其变体为中心语素, 通过增加附加或修饰语素等方式构成双音节结构, 部分方言点存在三音节及以上情况。部分方言点为 ɲu^{2/6}前加表动物类的语素 tu²构成的附加式合成词, 如黔西土语贞丰平街下岩的 tu²ɲu²和关岭断桥木城等的 tu²ɲu⁶。个别方言点中的 ɲu^{2/6}及其变体与修饰性语素组成复合词之后, 直接作为专称, 不附加动物类语素。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黔西土语中, 黔南土语有少许分布。如黔西土语普安的茶源细寨, 水城的米箩倮么、猴场打把, 威宁新发花园的 ɲu²sa¹, 盘州羊场张家寨的 ɲu²za¹, 晴隆花贡新寨、普安龙吟石古的 ɲu²ja¹, 六枝关寨麻翁的 ɲu²jak⁷, 水城发耳白岩脚的 ɲu²ca¹, 黔南土语贞丰鲁贡打嫩的 ɲuə⁶?u⁶?wa¹, 长田坪寨瓦厂、平街小花江、永丰岩鱼

^① 每个方言点的称说包括 3 个行政区层次, 分别为方言点所在县(市或区)、乡(镇)和具体的村(组), 邻近上下文列举的两个方言点同属一个县时, 县名省略。

^② 布依语中修饰式合成词和主谓式合成词结构形式相同, 多数情况下通过语境来判断。tu²tuŋ²kun¹zam⁴在没有具体语境的情况下既可以视为修饰式结构“喝水的虹”, 也可以视为主谓结构“虹喝水”。

的 $\eta\text{wa}^2\text{v/wa}^1$, 长田郎所的 $\eta\text{wa}^2\delta\text{wa}^1$ 。此外, 个别方言点 $\eta\text{wa}^{2/6}$ 与其他语素组成复合词, 作为专称, 再前加动物类语素 tu^2 , 构成三音节或四音节合成词。如黔西土语望谟打易长田的 $\text{tu}^2\eta\text{wa}^6\text{kun}^1\text{zam}^4$ 、普定马官草塘的 $\text{tu}^2\eta\text{wa}^6\text{kun}^1\text{za}\eta^4$ 和贞丰鲁贡烂田湾的 $\text{tu}^2\eta\text{wa}^6\text{ja}^1$ 。

语义方面, $\eta\text{wa}^{2/6}$ 及其变体因调类不同, 词义也有所不同。 ηwa^2 及其变体义为“蛇”, ηwa^6 及其变体义为“蛟龙”。从整体的地理分布和词形结构发现, 附加式合成词的中心语主要为“蛟龙”义, 而修饰式合成词则主要表“蛇”义。望谟打易和普定马官“彩虹”为修饰式合成词, 修饰成分 $\text{kun}^1\text{zam}^4/\text{za}\eta^4$, 义为“喝水”。这种命名方式将“虹”喻为“喝水的蛟龙”, 把“彩虹”的圆弧型外观与“蛟龙/蛇”的特征联系起来, 是对“彩虹”的一种形象描述。黔南土语 4 个方言点中出现的 v/wa^1 , 义为“花”, 这在类型 I 中已作分析。黔南和黔西土语的某些方言点中, “彩虹”的修饰语素 $\text{sa}^1/\text{za}^1/\text{jak}^7/\text{ja}^1/\text{ea}^1$ 等具体词义不详, 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 III类: $\text{e}\eta\text{ŋ}^2$ 及其变体

$\text{e}\eta\text{ŋ}^2$ 的变体包括 $\text{su}\eta\text{ŋ}^2$ 和 $\text{e}\eta\text{ŋ}^2$ 两种形式。该类型分布在 9 个方言点, 占 96 个方言点的 9.38%, 均属于黔南土语, 黔中土语和黔西土语未发现该类型。在语音方面, 该类型诸变体的声母大体一致, 为舌面前清擦音 $/\text{e}/$ 。个别方言点, 如贞丰沙坪尾烈, 声母为舌尖前清擦音 $/\text{s}/$ 。在韵母方面, 其主要元音为后半高或后高元音, 即 $/\text{o}/$ 或 $/\text{u}/$, 韵尾均为鼻音 $/\eta/$ 。声调均为第 2 调。

构词方面, $\text{e}\eta\text{ŋ}^2$ 及其变体或其他实语素构成修饰式合成词, 如望谟平洞洛郎、蔗香新寨的 $\text{fa}\eta\text{ŋ}^2\text{e}\eta\text{ŋ}^2$, 贞丰沙坪者坎的 $\text{fa}\eta\text{ŋ}^2\text{e}\eta\text{ŋ}^2$, 沙坪尾烈的 $\text{fa}\eta\text{ŋ}^2\text{su}\eta\text{ŋ}^2$, 册亨百口弄丁的 $\text{ko}\eta\text{ŋ}^1\text{e}\eta\text{ŋ}^2$; 或前加表动物类的语素 tu^2 及其变体, 构成附加式合成词, 如望谟桑郎^①、册亨秧坝大伟、弼佑秧佑的 $\text{tu}^2\text{e}\eta\text{ŋ}^2$, 望谟昂武渡邑的 $\text{tu}\delta^2\text{e}\eta\text{ŋ}^2$ 。

语义方面, $\text{e}\eta\text{ŋ}^2$ 及其变体除了表示“虹”之外, 部分方言点还有“感染、发炎”义。不过, 与“虹”只是同音关系, 语义上没有关联。与 $\text{e}\eta\text{ŋ}^2$ 及其变体组成修饰式合成词的 $\text{fa}\eta\text{ŋ}^2$ 在布依语中有“鬼”和“亡魂”义, 这两种意义都与“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特征有关。

“虹”作为一种气候现象, 也具有这种突发性。因此, 布依族民众基于这种认知理据, 将“虹”视为一种 $\text{fa}\eta\text{ŋ}^2$ “鬼”, 形成了特征上的类比意义; $\text{ko}\eta\text{ŋ}^1$ 义为“弓”, 也可指“拱形”的物体, 喻指“虹”的外形似“弓”或弓形的物体。册亨百口的 $\text{ko}\eta\text{ŋ}^1\text{e}\eta\text{ŋ}^2$ 显然也是来源于对“彩虹”外形上的认知。至于前加成分 tu^2 及其变读形式, 其词义已在前文作了解释, 此处不再赘述。

(四) IV类: $\text{zo}\eta\text{ŋ}^6$ 及其变体

$\text{zo}\eta\text{ŋ}^6$ 的变体包括 $\delta\text{zo}\eta\text{ŋ}^6$ 、 $\delta\text{su}\eta\text{ŋ}^6$ 、 $\delta\text{zo}\eta\text{ŋ}^6$ 、 $\text{ŋ}\text{zo}\eta\text{ŋ}^6$ 等形式。该类型分布在 8 个方言点, 占 96 个方言点的 8.33%, 均属于黔南土语, 其他两个土语未发现该类型。语音方面, 该类型声母主要为舌尖前或齿间擦音, 这两类声母在布依语黔南土语部分地区不区别意义, 可以自由变读, 安龙龙山肖家桥和兴仁屯脚铜鼓两个方言点变读为喉塞音 $/\text{ʔ}/$ 。韵母主要为后半高或后高元音, 即 $/\text{o}/$ 或 $/\text{u}/$, 韵尾均为鼻音 $/\eta/$ 。声调均为第 6 调。

该类词形结构均为修饰(限定)式合成词, $\text{zo}\eta\text{ŋ}^6$ 及其变体为中心语素, 后接修饰限定语素 wa^1 “花”或其变体 $\text{ŋ}\text{wa}^1$ 。如兴义南盘江南龙、安龙万峰湖港湾的 $\text{zo}\eta\text{ŋ}^6\text{ŋ}\text{wa}^1$, 册亨巧马平安沿江的 $\delta\text{zo}\eta\text{ŋ}^6\text{ŋ}\text{wa}^1$, 兴义洛万一心的 $\delta\text{zo}\eta\text{ŋ}^6\text{ŋ}\text{wa}^1$, 罗平鲁布革三江口的 $\delta\text{su}\eta\text{ŋ}^6\text{ŋ}\text{wa}^1$, 兴义仓更下寨的 $\text{zo}\eta\text{ŋ}^6\text{wa}^1$ 。安龙龙山肖家桥和兴仁屯脚铜鼓的 $\text{ŋ}\text{zo}\eta\text{ŋ}^6\text{ŋ}\text{wa}^1$, 中心语素与修饰限定语素构成

^① 望谟桑郎指望谟县桑郎镇桑郎村, 因为镇、村同名, 故简称望谟桑郎。

双声连绵词。

语义方面, $zoŋ^6$ 及其变体在布依语中除“彩虹”这一义项之外, 还有“纹路”“犁沟”“道(量词)”等义。彩虹通过不同的色彩区分出一道道彩色的纹路, 因此, 这几个义项之间是有关联的。

(五) V 类: 零星分布的独立形式

第 5 类为其他零星分布在各方言点的独立形式, 因为语音形式上不统一, 这里只能逐一分析。零星形式分布在黔中土语和黔西土语, 占 5.21%。共出现在 5 个方言点, 分别为: 黔中土语长顺摆塘板沟的 tu^2tum^1 , 黔西土语镇宁江龙朵卜陇的 $tu^2juŋ^2$ 、募役发恰的 $tu^2luŋ^2kum^1jaŋ^4$ 、晴隆鸡场紫塘及兴仁波阳普茶的 $tə^2vei^1$ 。

词形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词根前加动物类别词 tu^2 及其变体, 构成附加式合成词, 如黔西土语晴隆鸡场和兴仁波阳的 $tə^2vei^1$ 、镇宁江龙的 $tu^2juŋ^2$, 黔中土语长顺摆塘的 tu^2tum^1 。另一类以附加式合成词为中心语素, 再与其他语素组成修饰式合成词, 如黔西土语募役发恰的 $tu^2luŋ^2$ “龙”与 $kum^1jaŋ^4$ “喝水”组合成 $tu^2luŋ^2kum^1jaŋ^4$ “喝水的龙”。

语义上, 晴隆鸡场、兴仁波阳的 $tə^2vei^1$ 、长顺摆塘的 tu^2tum^1 中的 vei^1 和 tum^1 词义不详, 有待进一步探究。江龙朵卜陇 $tu^2juŋ^2$ 中的 $juŋ^2$, 本义为“羊”, 是汉语借词, 但以“羊”指“彩虹”的理据性不强。募役发恰 $tu^2luŋ^2kum^1jaŋ^4$ “喝水的龙”的构词理据与前文类型 I-III 的相关形式相同。

综上所述, 布依语中“彩虹”一词的词形较为复杂。除了零星分布在个别方言点的形式外, 共有 4 种主要类型。其中, $tuŋ^2$ 类分布范围最广, $ŋu^2/6$ 类次之, $cuŋ^2$ 类和 $zoŋ^6$ 类都仅限于某个土语区。“彩虹”一词单音节形式较少, 多为合成词, 其中以附加式居多, 其次为复合式。从语义上看, “彩虹”一词的词根在多数地区的布依语中都有“龙”“蛟龙”“蛇”等义, 同时以动物类语素 tu^2 及其变体表明其所属物种, 名词性修饰成分 wa^1 “花”及其变体和 $koŋ^1$ “弓”凸显其外形特征。这些表明早期布依族在为“彩虹”这一自然现象命名时, 主要以其外形特征作为命名依据, 修饰成分 $kum^1\delta am^4$ “喝水”凸显其与水的密切关系。

三 布依语“彩虹”与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

布依语属侗台语族台语支^①, 与国内的壮语、傣语、临高话和东南亚的泰语、老挝语、缅甸掸语等同属一个语支, 尤其与壮语北部方言关系最为密切。为了更好地阐释布依语“彩虹”一词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来源与发展演变, 我们拟将其与亲属语言进行比较。

(一) 与同语支语言的比较

从地缘上看, 布依语主要分布的贵州南部和西南部, 与壮语主要分布的广西北部 and 云南东部地区交界, 这样便导致了布依语与壮语之间的密切接触和相互影响。我们对布依语、壮语的语料进行比较, 考察“彩虹”一词在两种语言中语音形式的异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张均如等(1999:595)所列词表提供了 36 个方言点的材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8:2)记录了忻城、贺州、三江、宾阳 4 个方言点的材料, 共计 40 个壮语方言点。具体如表 2 所示:

^① 台语支, 即壮傣语支。全文同。

表 2 壮语各方言点“彩虹”的语音形式^①

语音形式	方言点
tuŋ ²	龙胜、河池、南丹、东兰、都安、来宾、贵港、忻城
X+tuŋ ²	扶绥、崇左、宁明
tun ²	柳江、宜山、融安
ka:ŋ ⁵ tsuŋ ²	邕北
toŋ ²	连山、邕南
X+toŋ ²	上思、隆安、武鸣
duŋ ²	环江
ɕuŋ ² 及其变体	平果、田东、田林
ŋu ² 及其变体	丘北、龙州
luŋ ² 及其变体	上林、广南 _依 (loŋ ² wa ¹)、贺州、三江、砚山 _依 、德保、靖西
ðo:ŋ ² ʔwa ¹	广南 _沙
pa:ŋ ⁴ ka:ŋ ⁵	横县、钦州
hu ² ʔa ¹	大新
ɕau ² na:ŋ ²	凌乐
mei ⁶ ko ¹ tshɿ ⁴ na ⁴ do ⁶	文马 _土
ðam ⁴ ka:ŋ ⁵	宾阳

在表 2 中，tuŋ²、tun²、toŋ²、duŋ² 等语音形式较为接近，可归并为一类；luŋ² 及其变体可单独为一类；平果、田东、田林的 ɕuŋ² 可为一类；邕北、横县、钦州和宾阳有 1 个共同的语素 ka:ŋ⁵，也可归为一类；丘北、龙州的 ŋu² 是单独的一类；广南_沙的 ðo:ŋ²ʔwa¹ 也可独立的一类；大新、凌乐、文马_土均是一个方言点对应一种语音形式，分布零散，且语音形式差异大，这 3 个方言点可分别自成一类，归入“其他类型”中。如此，我们可将壮语“彩虹”一词的语音形式归为 7 类，详见表 3。

表 3 壮语“彩虹”语音形式的类型

类型		1	2	3	4	5	6	7
语音形式		tuŋ ² 及其变体	luŋ ² 及其变体	ka:ŋ ⁵ 类	ɕuŋ ² 及其变体	ŋu ² 及其变体	ðo:ŋ ² 类	其他类型
分布情况	北部壮语	16	2	2	3	1	1	1
	南部壮语	4	5	2	—	1	—	2
总计		20	7	4	3	2	1	3

^① 表 2 中所列地名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壮族分布地区的县级行政区地名。其中，凌乐今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凌云和乐业两县；文马为云南省文山和马关的合称；广南_依和砚山_依指该地区自称“依”的壮族支系；广南_沙指该地区自称“沙”的壮族支系；文马_土指文山和马关两地自称“土”的壮族支系。

由上可知,壮语“彩虹”的第 1、4、5 和 6 四种类型在布依语中均有对应。从分布范围看,壮语的第 1 类与布依语 I 类相同,分布范围都是最广的;第 3 类在南北方言中均有部分分布,但在布依语中没有对应类型;第 4 类仅分布在壮语北部方言中,与布依语中该类型分布情况类似,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除了壮语,侗台语中与布依语亲缘关系较近的还有傣语。周耀文、罗美珍(2001:196-197)提供了 9 个方言点有关“彩虹”的语料,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傣语“彩虹”的语音形式

芒市	孟连	景洪	金平	元阳	武定	元江	马关	绿春
hoŋ ² ?ai ³ fa ⁴	huŋ ²	huŋ ²	hoŋ ²	huŋ ¹	hoŋ ²	huŋ ²	hoŋ ⁴ va ¹	hoŋ ² wai ¹

从表 4 可以看出,傣语 9 个方言点中的“彩虹”语音形式具有较高的一致性。huŋ² 及其变体的声母均为清擦音,韵母的主要元音为后高和半高元音,即/u/和/o/,且都以鼻音/ŋ/为韵尾,因此可归纳为 huŋ² 类。值得注意的是,傣语分为四个方言区,各方言之间语音形式和词汇均存在不同层次的差异,但“虹”一词在其中的表现却极为一致,且其一致性远大于没有方言差异、内部更为统一的布依语。

除上述两种语言外,“彩虹”一词在布依语同语支语言中的语音形式还有:临高语 xiaŋ¹,泰语 ruŋ⁴kin¹nam² 等。

综上,我们发现布依语的“彩虹”与同语支语言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共性,尤其是与壮语的北部方言,傣语的 huŋ²、泰语的 ruŋ⁴ 在韵母上与布依语的第 I、III、IV 类和壮语的第 1、4、6 类有关系,主要元音为后高元音,鼻音/ŋ/作韵尾,但在声母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 与同语族语言的比较

据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4),“彩虹”一词侗语为 ljoŋ²,仡佬语为 loŋ²,水语为 ka¹ljan⁵jeŋ³,毛南语为 cuŋ²na⁴nam³,黎语为 tshop⁷tshun¹/moi¹?ok⁷。另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8:2),“彩虹”,融水五色话为 loŋ²,拉珈语为 ka:ŋ³loŋ²/loŋ²。可以看出,侗水语支和黎语支中“彩虹”的语音形式更接近台语中支和北支,也有部分语言或方言点与台语北支的语音形式相近,如毛南语的 cuŋ² 和黎语的 tshop⁷tshun¹。

四 布依语“彩虹”来源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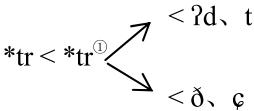
通过与同语族语言的比较,我们认为,布依语“彩虹”一词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4 种主要类型以及零星分布的 4 种形式既反映出地域分布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其历史来源的层次性。I 类 tuŋ² 及其变体 ?duŋ² 在布依语中分布广泛,在同语支亲属语言——壮语中分布范围也很广。III 类 cuŋ² 和 IV 类 ðuŋ² 在布依语中分布范围较小,仅出现在黔南土语的少数方言点,与 I 类在声母上存在差异,但韵母接近,均为 uŋ 或 oŋ,声调相同,均为第 2 调。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壮语和傣语等亲属语言中的相关形式,我们认为,该词应该是来源于原始侗台语的一个古老词汇。梁敏、张均如(1996)在构拟原始侗台语声韵母时,未列举“彩虹”这个词。但根据他们所构拟的原始侗台语声母 *tr 的例词,我们推测,“彩虹”的原始侗台语

声母也应为 *tr。详见表 5。

表 5 原始侗台语声母 *tr 的例词（梁敏、张均如 1996:148-150）

语言/方言		石头	挑担	断 棍子断	头虱
台语西南支	泰语	hin ¹	ha:p ⁹	hak ⁷	hau ¹
	老挝语	hin ¹	ha:p ⁹	hak ⁷	hau ¹
	版纳傣	hin ¹	ha:p ⁹	hak ⁷	hau ¹
台语中支	龙州壮	hin ¹	ha:p ⁷	tak ⁷	hau ¹
	邕宁壮	thən ¹	tha:p ¹⁰	thak ⁷	thau ¹
台语北支	武鸣壮	yin ¹	ya:p ⁹	yak ⁷	yau ¹
	柳江壮	hjin ¹	hja:p ⁷	hjak ⁷	hjau ¹
	布依	zin ¹	za:p ⁷	za ⁵	zau ¹
	临高	din ²	hap ⁷	dak ⁷	—
侗水语支	侗南	ɬin ¹	ta:p ⁹	tak ⁷	tau ¹
	侗北	ɬin ¹	tap ⁹	ta ⁵	tau ¹
	仡佬	—	kyə:p ⁷	kyak ⁷	khyəu ¹
	水语	tin ²	ta:p ⁷	tak ⁷	tu ¹
	毛南	—	ta:p ⁷	tjak ⁷	tu ¹
	佯僮	tin ¹	ta:p ⁹	tak ⁷	tiu ¹
黎语支	黎语	tshin ¹	tsha:p ⁷	—	fou ¹

结合表 5，并参照同语支亲属语言“彩虹”一词的语音形式，我们推测布依语“彩虹”一词声母的演变路径为：



李旭练（1997）论证了壮语中“彩虹”跟古代汉语中“蜺蜺”一词有着密切关系。“蜺蜺”在古汉语中即为“虹”，其中“蜺”为中心成分，与今壮语和布依语中广泛存在的 $tu\eta^2$ ($du\eta^2$) 读音相近。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布依语以及同语支亲属语言中 $tu\eta^2$ 及其变体的形式最古老，但其来源于原始侗台语还是借自古汉语，尚待进一步探讨。类型 III、IV（即 $cu\eta^2$ 、 $\delta o\eta^2$ ）以及傣语的 $hu\eta^2$ 则是后期演化的结果。

布依语中“彩虹”一词的另一来源与汉语的“龙”有关。在布依语中，与汉语“龙”语音形式相近的仅有镇宁募役发恰 1 个方言点的 $tu^2lu\eta^2$ 。但亲属语言中，称“彩虹”为“龙”的情况却比较普遍，壮傣语支的壮语的 $lu\eta^2$ 及其变体，侗水语支的侗语（榕江、天柱）的 $lj\eta^2$ 、仡佬语（罗城）的 $lo\eta^2$ 、融水五色话的 $lo\eta^2$ 和拉珈语中 $lo\eta^2$ ，语音形式也均与现代汉语中“龙”的读音很接近。这应该是从近现代汉语中借入的。汉族民间广泛存在将“彩虹”称为“龙吃水”的现象，即将“虹”比喻为“龙”，布依语、壮语以及侗水语支中将“彩虹”称为 $lu\eta^2$

① 同一组例词，李方桂（2011:107）将其原始台语声母构拟为 *thr。

应该是受此影响。

类型 II $\eta u^{2/6}$ 类在布依语中分布的范围也比较广，共出现在 27 个方言点，主要分布在黔西土语（20 个方言点），黔南土语有少数方言点，未出现在黔中土语区。亲属语言中以 ηu^2 称“彩虹”的情况比较少见，仅壮语中有零星分布。可见，该类型应该是后起的形式，是布依语内部创新的用法。

综上所述，布依语“彩虹”一词的 5 种类型中，I 类和 III、IV 类与同语族内部其他亲属语言有着亲密的语源关系，是从原始侗台语中继承下来的形式。 $lu\eta^2$ 及其在亲属语言中的相近形式则直接借自汉语的“龙”，而 $\eta u^{2/6}$ 类则是布依语内部的创新形式。

五 结 语

本文旨在运用地理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并结合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布依语“彩虹”一词在地理上的分布特征、语音形式、构词形式以及语义进行系统的分析。通过与亲属语言的比较，揭示布依语“彩虹”一词与同语支、同语族语言之间在词汇形式上的异同，对其来源进行探析。根据不同的语音形式，本文将布依语“彩虹”一词归纳为 5 种类型，通过语言地图，直观地标示具体语音形式在布依语各土语区的分布情况。研究发现，在布依族先民的观念中，“彩虹”被视为一种有生命的动物。从词汇结构上看，附加式合成词中的中心成分大多被冠以表动物类的语素 tu^2 ，修饰式合成词中心成分的修饰语凸显“彩虹”的外在特征和行为习惯。与同语支语言的比较显示，布依语的“彩虹”与壮语存在较大的共性，其主要语素类型 $tu\eta^2$ 及其变体在两种语言中都广泛分布，少数零星分布的语音形式在同语支语言之间则存在一定的差别。与同语族其他语支语言之间的差别则比较大，布依语中仅个别方言点的词汇形式与侗水语支存在对应关系。通过与亲属语言的比较，我们推测布依语“彩虹”一词大致有 3 种来源，一是来源于原始侗台语，二是来自汉语的“龙”，三是布依语内部自主创新。

布依语是一种没有书面文献的语言，通过亲属语言共时语料之间的比较进行词源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本文仅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一些相关问题，如特定词语在布依语内部以及相邻的亲属语言之间的传播与扩散等，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 2008.《广西民族语言方音词汇》，北京：民族出版社。
- 何冬梅. 2024.《傣语“水牛”音变的地理分布及其历史来源》，《普洱学院学报》第 2 期。
- 李方桂. 2011.《李方桂全集 2·侗台语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李旭练. 1997.《壮语“彩虹”与古汉语“蟠螭”》，《民族语文》第 3 期。
- 梁 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文敏. 2020.《临高语“村”的地理语言学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 3 期。
- 许 慎. 196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 鄢 卓. 2021.《壮语“夜”的地理语言学分析》，载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编《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第 152-15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鄢 卓、曾晓渝. 2019.《壮语“太阳”的地理语言学分析》，《民族语文》第 4 期。

- 鄢 卓、曾智超. 2023.《壮语“油脂”的地理分布与层次——兼析汉台语关系词“髻”》,《语言研究》第 1 期.
- 张均如、梁 敏、欧阳觉亚等. 1999.《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1979.《甲骨文合集》(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
-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 1985.《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周国炎、阿茹恒. 2024.《布依语“蜈蚣”的地理语言学分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第 3 期.
- 周国炎、刘朝华. 2018.《布依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国炎、王跃杭. 2020.《布依语“鼠”义词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第 5 期.
- 周耀文、罗美珍. 2001.《傣语方言研究(语音 词汇 文字)》,北京:民族出版社.

A Geolinguistic Study of Terms for “Rainbow” in Bouyei

JIANG Jinjing

[Abstract] Across the three dialectal regions of the Bouyei language, the terms for “rainbow” exhibit five major types in lexical forms, which yield a total of 62 distinct forms through morph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modification and affixation, as well as phonetic vari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geolinguistic methods to map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lexical forms across 96 dialect points, visualizing their spatial patterns. Meanwhile, through static synchronic geographic comparison of the linguistic maps, we interpret the word-formation strategies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each type, and propose three potential historical sources via comparison with related languages: retentions from Proto-Kam-Tai, loanwords from Chinese lóng 龙 “dragon”, and endogenous lexical innovations within Bouyei. Phonologically, the initial consonants show significantly greater complexity in their evolution compared to the finals, which remain relatively consistent across different local varieties.

[Keywords] the Bouyei language “rainbow” geolinguistics historical sources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